



她是无数人通向古典诗词海洋的摆渡人,使古老的诗词获得再生;她是才情纵横四海的大家,在颠沛流离中写下慑人心魂的诗篇。最近出版的《沧海波澄:我的诗词与人生》一书中,94岁的叶嘉莹先生用诗词来讲述自己坎坷的人生:北平的生离死别、台湾的白色恐怖、海外的丧女之痛……在多舛的命运中,以诗词创作、研究蜚声国际;在国难家愁面前,独有一份“士”的情怀与担当。



从人生失意走向诗意人生

叶嘉莹

□采刀



《沧海波澄:我的诗词与人生》
叶嘉莹 著
中华书局

人生中的许多不幸,叶嘉莹几乎全“赶”上了:13岁时卢沟桥事变,父亲不得不离开家乡,奔走后方,自此音讯杳无;17岁时,母亲病逝,父亲未归;中年时,被无端关押3年的丈夫出狱后性情大变,导致生活精神饱受巨大压力;45岁时,大女儿与女婿双双因车祸去世……

一世多艰,寸心如雪。这既是叶嘉莹对人生的自我解剖,也是她的心理疗伤。作为一部个人传记,人生失意的经历自然不可避免。不过,回首往事,已九十高龄的叶嘉莹坦然地说:“我的遗憾都过去了”。与其说这是叶嘉莹参透了人生,倒不如说她早已将自己的人生诗化,因为面对一次次突然降临的劫难,她已经习惯“以诗歌来疗治自己的伤痛”。

高晓松说过,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。这话大抵有两层意思,一是令人不快的“苟且”确实存在,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。另一层意思则是不必拘泥于“眼前的苟且”,就像是“世界很大,我想出去看看”一样,只有走出“苟且”的心墙,人生才可能迎来充满“远方”的诗意。叶嘉莹始终牢记恩师顾随的那句话,“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;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”,并以此自勉,所以她才能不被“眼前的苟且”击倒。

王国维曾说,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。这可以看成是对叶嘉莹的最好写照。叶嘉莹化解苦难的方式很简单,就是一头钻进古诗,在激荡的诗词中寻找心灵的慰藉。母亲去世时,叶嘉莹由感而发,写下“早知一别成千古,悔不当初伴母行”。大女儿女婿车祸去世时,她闭门谢客,在房间里作下10首哭诗。

叶嘉莹的诗是用全部心灵在写作,所以震颤而又厚重。她始终认为,“凡是最好的诗人,都不是用文字写诗,而是用整个生命去写诗。成就一首好诗,需要真切的生命体验,甚至不避讳内心的软弱与失意”。大胆触摸内心最软弱的部位,这是叶嘉莹对诗与生活密切联系的精辟解读。那些流芳千古的诗词,何不是诗人自我解剖的结果?

叶嘉莹曾坦率地说,“我的诗词绝对是我亲身的情感和经历。我不作那些虚伪的诗,我也不作你赠我一首我赠你一首那样的赠诗”。也就是说,叶嘉莹写过的那些诗,都与她的生活息息相关,均发自于肺腑。联想到时下诗歌的尴尬生存状态,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,诗歌并没有真正远离我们,远离我们的是我们不愿正视自己,不敢自我解剖内心。换言之,当我们试图用诗歌作为自己内心的遮羞布时,展现的恰恰是我们不愿示人的柔弱,自然不可能疗治身心创伤。

有人说,叶嘉莹站在那里,就是一首活生生的诗。一个人的诗意大抵离不开两个方面,一方面是作为古诗词客体的博闻学者,另一个则是与古诗词融为一体,成为古诗词创作主体的诗人。叶嘉莹说,“我喜欢诗词,我也会梦见诗词”。从3岁开始读诗,现九十有三的叶嘉莹到底读了多少首诗,可能连她自己也无从统计。有道是,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吟诗也会吟。长期热衷古诗的叶嘉莹,从小便浸淫在古诗营造的历史美学意境之中。15岁时,受苏轼诗句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启发,她在后院种下竹子,并吟出《对窗前秋竹有感》:记得年时花满庭,枝梢时见度流萤。而今花落萤飞尽,忍向西风独自青。自此,叶嘉莹从先前的单单读诗,进入到吟诗与作诗兼顾的新境界——吟诗是她走入古人心理的幽径,作诗则是为了打开个人的心扉。

与一般学者专注于诗词研究不同,叶嘉莹在吟诗方面造诣极深,网上就流传着许多关于她数十年来的吟诗视频。对古诗,绝大多数人并不陌生,张口也可以来上好几首。但一般人只是熟读熟记,望文生义。稍加专注一点的也只是摇头晃脑地模仿一下古人。叶嘉莹吟诗,“没有其他的造作,也没有其他的音调”,都是按照她“自己对于诗歌的体会,结合诗歌的平仄来吟诵”,所以极讲究语音韵律和平仄,就像是回到了古诗的历史现场。

由于叶嘉莹的讲座实在太精彩,南开大学以及周边大学学生经常为了抢座位而脑洞大开,趣事频频。从1945年大学毕业至今,叶嘉莹在讲台上站了72年。看到学生求知若渴,叶嘉莹深受感染,不顾年事已高,坚持讲座授课,并欣然写下“白昼谈诗夜讲词,诸生与我共成痴”。

谈到叶嘉莹,台湾作家陈映真曾评价说:“她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,条理清晰地讲解,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,忘我地随着叶教授在中国旧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,到处发现艺术和文学之美”。对于陈映真这里所言的古诗之美,叶嘉莹的解读可能更加深入:“在中国文化之传统中,诗歌最宝贵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诗歌可以从作者到读者之间,不断传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生命。读诗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培养我们有一颗美好而活泼的不死的心灵”。

也许在叶嘉莹看来,只有在写诗中融入生命体验,在吟诗中发现古诗之美,这样才可以“培养我们美好而活泼的不死的心灵”。心灵不死,人生才可能充满诗意。

镜中人影

□叶嘉莹

我是1924年生人,是在北京一个大的四合院里关起门来长大的。我的祖父比较保守,他说:“女孩子就是不能让她到外面的学校去读书,一到外面读书,女孩子就都学坏了。”可是女孩子也要读书,读什么呢?读《女诫》,学三从四德,因此对女子的教育是“新知识、旧道德”。我的祖父绝对没有想到我会到欧洲、美洲,在中国各地到处乱跑。家里人也都没有预想到,我会过这样一种生活。但不管过怎么样的生活,我所保留的还是新知识与旧道德。

我已经是九十多岁的人了,讲我自己的诗词,我说那是“镜中人影”。为什么叫“镜中人影”?我觉得这个题目是我教书七十多年来最难讲的一个题目,之前我从来没有讲过。我教书虽久,但我向来所讲授的是古人的诗词。古人死无对证,就由着我“信口雌黄”,我可以随便发挥。现在有朋友提出来:“你现在九十多岁,我们只听到你讲古人的诗词,你什么时候也讲一讲自己的诗词吧。”其实自己的诗词是佛口“不可说”,为什么不可说?现在西方有很多现代的理论,例如诠释学、接受美学、符号学等。当我讲古人的诗词,我就通过语言符号给它种种的诠释。在诠释中,就有我作为读者的接受,我有很多诠释的自由。现在讲自己的诗有几点难处:

第一,我实在觉得我自己的诗也没有什么好,自己觉得不好的诗,还要给人家讲,这是第一个困难。古人的诗,我可以选择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辛弃疾的诗歌,我觉得哪个好就讲哪个。现在讲我自己,我就觉得小时候写的诗非常幼稚,这有什么好讲的。

第二,我自己诗中的 original meaning(最原始的意义),诗说的是什么,作者是最权威的。作者一说出来,那所有诠释的、接受的可能(possibilities)都不存在了。怎么能说这是我的 original meaning,我不能这样说,这是一个很笨的方法。

第三,我讲自己的诗,我是说它好,还是说它坏?我从来没有讲过自己的诗词,但是我已经九十多岁了,也应该做一个回顾了。一定要让我讲的话,我就把距离推远一点,这不见得真的是我,一方面,“镜中人影”就是镜子里面的一个影子,好像是我,又好像不是我;另一方面,时间早已超过半个世纪,真是有历史的距离。我现在就作为第三者,作为七十八年后的一个读者,来看我十几岁时所写的幼稚诗篇。其实我现在想一想,在现实之中确实有诠释的距离,因此是镜中的人影。

一个朋友来做一个访谈,我忽然间觉悟:诗是“有诸中,形于外”,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。因此,

诗常常是不知不觉的,是你自己的本质、潜意识的一种流露。我小时候,老家的四合院能看到的景物就是:窗前的秋竹、大的荷花缸、菊花,然后看到花开的时候有很多蝴蝶、萤火虫在翩跹起舞。当时我没有任何的理想,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做一个诗人。一个小女孩一天到晚地背诗。诗歌就不止要背,还要吟诵。吟诵久了,你不用学平仄、押韵,自然就学会合辙押韵了。作诗不是很难,就像唱歌一样吟唱,吟唱的时候,那个声调跑到你的头脑、心灵里,你随着声调就写出来了,诗的感情是伴随着声调出来的。卢沟桥事变以后,我遭遇的第一个打击是我母亲的去世。在国仇家难中,我的诗歌脱离了少女的情怀,而有了比较深的层次。

抗战时期,北平沦陷后,老师教我们的诗词,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爱国的思想。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写了一首小词,其中有一句“小红楼外万重山”,表面上说是红楼外有万重山,那个“万重山”代表的是什么呢?就是杜甫说的“国破山河在”。因此我的老师后来说“黄河尚有澄清日”,黄河就是千年一清,它也会有一个澄清的日子,“不信相逢许难”,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胜利的。我从小是在苦难之中长大,我关怀国家人民的苦难,这种感情是我从小养成的。抗战进入第七年,我写过一首诗:

莫漫挥戈忆鲁阳,
孤城落日总堪伤。
高丘望断悲无女,
沧海波澄好种桑。
人去三春花似锦,
堂空十载燕巢梁。
经秋不动思归念,
直把他乡作故乡。

我在诗中说:屈原要为这个世界找一个理想的归宿,一个理想的救赎之策,他找到了吗?虽然他没找到,但何妨从现在做起,等到沧海变成桑田,要等到哪一年呢?现在就试一试在沧海之中种下桑田吧!我就是在沧海之中种出桑田来……

今年是2017年,我虚岁已经九十四岁了。在接近一个世纪的生活中,不管是祖国大陆、台湾,还是海外,我都亲身经历了很多事情。我不像写《城南旧事》的林海音以及写《洗澡》和《干校六记》的杨绛先生记忆力那么强。她们能够把许多故事、人物的细节都记得很清楚。我一生漂泊,现在回首从前,真是往事如烟、前尘若梦。很多详细的情况我都已经追忆不起来了。不过幸而我有一个作诗的习惯,我内心有什么感动,常常用诗词记写下来,我的诗词都是我当时非常真纯的感情。

(摘自自《沧海波澄:我的诗词与人生》序言)



◀ 1956年
叶嘉莹在台湾教书